

高山仰止

——论启功

柴剑虹 著

中华书局

目 录

前 言 / 1

我的老师启功先生(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演讲记录稿) / 1

启功先生的治学精神、方法及能力 / 30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略述启功先生的诗书画创作 / 38

从客观实际出发研讨古代字体

——学习启功先生关于古代字体论述的一点体会 / 48

诗抒真情,词为心声

——启功诗词里的故事 / 53

启功论书三种 / 68

合度端庄 通达流畅

——学习启功先生《论书札记》的心得 / 71

启功题画诗的书法学价值 / 82

求真求通会于心

——学习启功先生鉴赏与研究敦煌写本的体会 / 89

启功先生的“随身宝”

——写在《敦煌写经残片汇贴》出版之际 / 100

启功先生与《学林漫录》 / 107

海埂一寸亦神州

——启功先生二三事 / 112

启功先生对“隋人书《出师颂》”的基本意见 / 119

启功品茶 / 127

听启功先生说“禅” / 131

启功先生推荐我到中华书局当编辑 / 137

师生情缘永难忘 / 142

通达真哲人

——记启功先生指导我治学 / 150

此时无声胜有声

——读启功先生“文革”初期日记有感 / 161

最后的关切

——2005年启功先生在医院记事 / 172

缅怀启功先生的心声 / 178

【附录】

启功先生在中华书局标点《清史稿》初期日记 / 182

启功隽语(数则) / 190

在庆贺启功先生 92 岁华诞学术研讨会及新著首发式上的
发言 / 193

《启功讲唐代文学》整理者附记 / 195

《启功说唐诗》后记 / 199

温习中国古代文学史听课笔记的思考 / 202

启功先生收藏制义书(八股文)书目 / 215

前 言

启功先生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尽的大书。多年以来，作为受启功先生辛勤教诲的一名学生，我一直在努力地将自己学习这本大书的点滴体会和真实感想陆续写出来，以求传承与弘扬先生高尚的品德风范、通达的治学门径和博大精深的学问。收入本书近半数的文章，曾有幸作为面呈启功先生批改的作业，并在书刊或相关研讨会上发表过，虽然也得到师友们的基本认可，但我自觉只是勉强及格而已。因撰写时间的关系，有的文章写得比较简略，有些文章的内容也不免有重复之处，但为保持当时的作业原貌，这次结集除个别字句的修正外均未作大的改动。先生仙逝之后，我完成了《我的老师启功先生》一书的写作，承蒙商务印书馆的青睐，得以在北京、香港两地同时出版，求教于

广大读者。由于要赶在先生逝世一周年时出版，成书仓促，叙事记人式的散文不免有种种的局束，尤其很难对先生的学术成就做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述，留下了许多遗憾。

启功先生驾鹤仙逝六年来，我一直觉得老师始终还在自己身边，并未离我们远去；我也依然在退休之后的编辑工作、学术研讨和日常生活中继续阅读先生这本大书，撰写相关心得，企盼能有机会将相关文章结集出版。尤其是在受命参与编辑出版《启功全集》的过程中，在因未能坚持遵从启功先生“不出全集”的遗训而自责之余，仍期望能够为发扬光大先生的道德文章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应国家图书馆之邀做介绍《我的老师启功先生》一书的讲演，应北师大珠海分校之邀做诠释先生所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校训的讲座，便都是相关的活动。几年中，承蒙启功先生的内侄、著作权继承人章景怀先生的首肯，我先后协助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启功给你讲书法》、《启功给你讲红楼》、《启功讲唐代诗文》及《启功韵语精选》线装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启功说唐诗》，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编辑了《启功谈艺录》。连同选编《启功三绝》珍藏本、《启功谈画》和編集这本《高山仰止——论启功》，我觉得这些也都是一个学生该做的份内之事。

2012年是中华书局百年局庆之年，是年7月26日又是启功先生的百岁生日。蒙书局领导同意将本书列入出版选题，使得我这个在书局做了三十年编辑的学生有可能将这本小书呈献于老师灵前，并求教于广大读者，谨致谢忱。

柴剑虹

2011年10月

我的老师启功先生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演讲记录稿)

启功 (1912—2005)，字元白，满族，姓爱新觉罗，八世祖为雍正帝第五子弘昼。1934 年起历任辅仁大学附中、辅仁大学教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西泠印社社长，中国佛教协会特别顾问，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本次讲座，我首先要谈谈为什么写《我的老师启功先生》这本书，启功先生的家学和师承及相关的教育体制问题；第二，介绍启功先生的人生态度，举启功先生的日常言行和诗词创作的例子来说明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人生；第三，应该怎样学习启功先生的治

学精神和方法；最后，想通过一两个例子，谈谈如何看待“启功文化现象”的问题。

一、我为什么写《我的老师启功先生》这本书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老师，哪怕过去有的人因家境困难没上过学或者没上过更多的学，总会有自己的老师，父母亲就是您最早的老师。那么，什么是称职的好老师？老师的重要性，我想社会上会一致认同，但是“好老师”的标准却很不一样。通过这几十年跟随启功先生，我有一些感想，好的老师，不外乎几个条件：一个是他自己有学问；第二他有把自己学问教给学生的好方法；第三，他不仅教学生做好学问，而且也教给学生做人的道理。这样才算好老师。当然，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好的老师很多。在座各位也应该都有自己的好老师，但是像启功先生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师，



启功先生改稿

一个既像慈母，又像严父一样的老师，恐怕还不多见。所以，我想把我的老师的教学方法、做人的态度告诉大家。因为，现在我们的教育体制面临着很大的问题，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使得教师这个神圣的职业，某些方面变了味。从上幼儿园开始，到大学本科、研究生、博士、博士后，我们有些老师与我刚才讲的好老师标准，差距很大，有点变味，所以我想把我老师的情况写出来介绍给大家。

2000 年到来之前不久，从上到下，全国高校、科研单位似乎纷纷都在选拔“跨世纪人才”。当时选拔标准很奇怪，首先是年龄，光注意到年轻人，以三四十岁以内为标准。当时我记得有位新华社的记者去采访北大季羨林先生，问季先生如何看待跨世纪人才，季先生幽默地说，看来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要么不是人才，要么应该都在 2000 年前离开这个世界。年纪大的也要跨世纪，年纪大的跨了世纪就不是人才了？难道只有年轻人跨了世纪才是人才？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做法。启功先生也曾几次谈起，因为当时的北师大，也选拔跨世纪人才，都是三四十岁，把老先生们都撇在一边，甚至有的文科教授刚超龄几个月，也不能评博导，而他们的学生，乃至学生的学生，却可以马上当博导。为此启功先生专门给当时负责教育的副总理写了封信，提出这种选拔人才的弊病。后来，那位副总理批示，具体情况具体解决，但重青轻老的总体倾向还是未变。像启功先生那样的一些老先生，他们当时同样要跨世纪，同样是在教学岗位上为我们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社会好像就要把他们给遗忘了。这无疑也是形而上学的做法，不利于我们的文化建设，也不利于我们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是我想写这本书的第二个缘由。

第三个原因，大家知道，因为启功先生后来名气很大，尤其是在书画方面，他写的字到处都有，所以关于他的各种故事也很多，流传很广，包括有些报刊上正式发表的文章。面对这些传闻，启功先生一般一笑了之，可有时候是带些苦涩的笑。因为很多传闻是不

准确的，甚至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我们知道现在的传媒很可怕，就是说报刊上登了这东西，你不可能去辟谣。辟谣要费很大的劲，是件很麻烦的事，尤其对于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先生来说，他不可能对一件件事到处去辟谣，因此，只好苦笑了之。但作为学生，我们有责任对有些流传不准确的东西，加以澄清。大家知道启先生的夫人1975年就去世了，而后劝他续弦的人很多。对此有不少流言，这可以理解，但有些却已经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了。因此，启功先生专门为此写了诗歌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看到这些诗的人并不多。实际上，我想写《我的老师启功先生》这本书，是在2000年前后，而且当时已经动笔了，但是后来又停笔了，为什么不写了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启先生不同意让我写，他说你不要写，你是我的学生，你写了人家会说，学生给老师脸上贴金。很早的时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希望我写一本有关启功先生的传记，启先生也反对。而且启先生也不愿意回忆过去的事，说“温习烦恼”是很痛苦的。另外，我自己也在犹豫，因为启功先生是大师，写出启功先生的真实生活和内心世界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而我认为自己是启先生不合格的学生，要写一本关于老师的书，害怕弄不好会给老师抹黑。所以，当时就停笔了。后来启功先生说，你有空带录音机过来，我给你讲些事情。但是启功先生家里每天宾客盈门、人满为患，我带录音机去了几次，先生根本没有空闲时间。

后来在启功先生去世前一年，由我的同学赵仁珪教授和启功先生的内侄一起，趁每天晚上没有客人的时候在家里录音，至此才有了一部《启功口述历史》。这部口述历史，对启功先生的生平和方方面面事情大概都涵盖到了。但是我在这里直率地讲，它也有遗憾之处，因为当时启功先生眼睛很不好，因为黄斑病变，已经不可能仔细看东西和写字，看什么都要拿放大镜，而且很困难。所以，口述录音以后整理出来的稿子不可能请他亲自审读一遍。此外，整理者又加以润色和改变。有些文字难免不够准确，尤其在语气上不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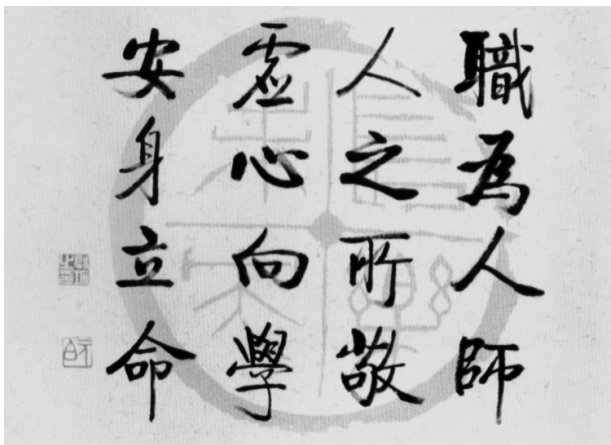
合启功先生的风格。比如说，启功先生讲到自己的文物鉴定和诗书画时都是很谦虚的，不会自夸如何如何行，但这本书里的有些语气却不是这样。

我一直在讲，我是一个很不合格的学生，1961年进北师大中文系学习，当时启功先生不可能给我们上课。因为，启功先生当时刚刚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不久，一直到1962年、1963年，才允许他给学生讲几堂诗词格律方面的大课。我那时才听到启功先生讲课，本科阶段就听了那么一次。但那次课，在我的书里也写到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对启功先生是不了解的。“文革”以后，我回到北师大当研究生，听启先生讲课、谈学问，并且由启先生和邓魁英教授指导写学位论文，这才比较多地与先生在一起，能够经常听到先生的教诲，而且有机会向老师学习他的做人和学问，但我一直没有学好。一个不合格的学生，写出这本书来，肯定有不合格的地方，希望广大读者看这本书时提出宝贵的意见。

写这本书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书局有位老先生曾开过玩笑说：启功先生是五项全能运动员。什么叫五项全能？启功先生的诗、书、画、文史研究、文物鉴定这五项都是他的长项，而且都是大家、大师，不是一般的专长。所以，要把启功先生的这五项都表现出来非常困难。更难的是启功先生给大家的印象是个乐天派，很风趣、幽默，但是要想进入先生的内心世界，非常不容易，必须要在他身边接触和感受很多事情才能知道。有一次，我对启功先生说：“您真是位大乐天派！”启功先生说：“说我乐天派我不否认，但我内心的痛苦谁知道啊？”当时，这句话引起我很大的震动，从此以后我注意这方面的感受了。

启功先生是一本读不尽的大书，是位大家，什么样的大家？前些日子，我陪同一位来自台湾的法师去先生墓前还愿。我们看到启先生墓前有块介绍先生的牌子，是这样写的：启功先生是当代国学大师，著名教育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当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播出启先生去世的噩耗时，首先讲启先生是位著名的教育家。我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我非常满意终于把启先生定位于教育家了，启功先生就是我们这时代非常伟大的教育家。启功先生自己讲，书画是他所喜欢的，但不是他最重要的。我以为教育家这才是首要的。他下功夫最多的是文史研究和文物鉴定。启功先生曾说过，我在文物鉴定特别是在古书画的鉴定方面，还有些资格讲一些话。至于书画，各人有各人的风格，各人有各人的喜好，不要太过于宣传我的书法，说启功体如何如何，不要学我的书体，如果完全学我的东西，那没什么出路。这是先生真实的想法。启功先生在书画理论、古书画鉴定、诗词创作、古典文学、文献学、语言学等领域都有杰出的成就，但他作为著名的教育家，给北师大拟的校训是其一生最好的写照，那就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什么叫“学为人师”？启功先生自己曾写过一座座右铭，是这样说的：“职为人师，人之所敬。虚心向学，安身立命。”职务是老师，当老师当然大家尊敬。当老师的自己也要虚心好学，你才能做好老师，安身立命。教学工作，不仅仅是教，自己也要不断地学习。那什么叫“行为世范”？简单地理解，就是说我的一言一行都要成为世人的模范或者楷模。启先生当时提出这个校训以后，北师大从老师到学生，上上下下都非常赞成，认为这真正体现了北师大人的精神。最后两个字是“世范”，什么样的行为能为“世



启功手书座右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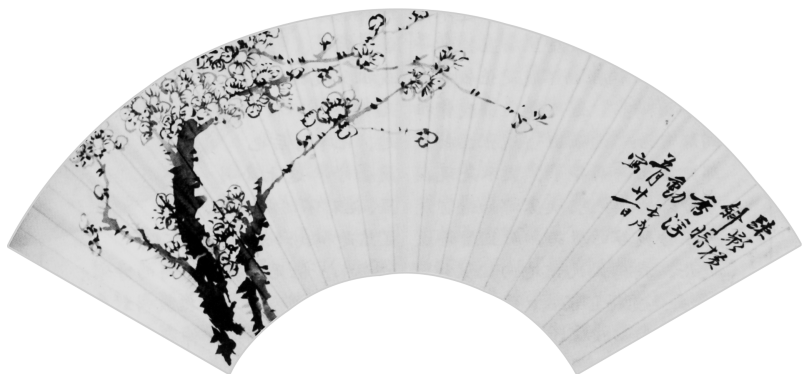
范”？启先生晚年的时候，给我写过《千字文》里面四句话来勉励我，叫“景行唯贤，克念作圣。德建名立，行端表正”，这就是做人的标准，这就是“行为世范”。就是你的行为要向贤人看齐，你的思想要不断克服私心杂念以符合圣人的教导。有了道德修养，你的名才能副实。而且作为老师，应当行为端、面貌正，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给学生留下美好的印象。这就是“行为世范”。启功先生是真正实践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一校训的可敬的老师。

下面我简略地介绍一下启功先生的家学和师承。我曾经很犹豫是否要讲这一问题，因为外面真真假假的传闻很多。启功先生的八世祖就是乾隆皇帝的弟弟弘昼，雍正的第五个儿子，当时被封为和亲王。他和乾隆同父异母，出生时差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小时，即乾隆早生了两个小时，弘昼晚生了两个小时。所以讲启功先生是雍正皇帝的九代孙，就是这样算下来的。我在这讲座里不想多讲这个问题，因为启功先生一直不愿意宣扬自己是雍正皇帝的九代孙这一事情，但雍正皇帝的九代孙是事实，只是启先生不愿意拿皇族的身份来炫耀。为什么呢？启功先生跟我讲过一段话，他说：在“文革”和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皇族因反动的血统论而被批判，这样一来，有些人不敢承认自己是皇族，但那时我没有不敢承认。而“文革”以后，不被批判了，好像这一方面又没什么问题了，有的人把这个拿出来炫耀。当时有的人甚至连自己的满族成分也不敢承认，但因为“文革”以后少数民族会有种种好处，所以又把汉族改回为满族。启功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我今天不再过多地讲这些问题，只想讲，启功先生是满清皇族的后裔，他的文化修养，可以说达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一个高峰，这启发我们什么？现在有很多涉及清朝宫廷贵胄之类的影视剧，它们却很少注意到，满清贵族进入中原之后，是如何努力地吸取汉民族的文化营养。大家知道，康熙和乾隆有很多题诗，写得很好，留在北京的就有不少。他们留下了很多诗词创作。那么，一个满族的皇帝，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文化修养？

入关之后，清代的皇族和他们上层的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视文化交流的，并不保守。启功先生曾给我讲过，你们知道最早注意学习英语的是谁？是雍正。雍正皇帝那个时候在宫廷里面学英语，而且还穿过西装。康熙也是很开放的，大家知道康熙时期正是与俄罗斯彼得大帝同一时代。我参观过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中国厅，里面有康熙专门送给彼得大帝的礼品。因为彼得大帝主张改革开放，使俄罗斯强盛起来，这种改革的观点正好和康熙的观点一致，所以有了他们之间的交流。那么，清朝什么时候开始比较保守了呢？启功先生毫不隐讳地说，就是从乾隆开始。从乾隆晚期开始，逐渐地保守起来，这有很多例子，我在此不多举了。一直到了清朝末年慈禧太后的时候达到极致。慈禧这个人很厉害，但是有一条她很失策，那就是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政策，造成了清朝末年的许多弊端。

启功先生的家学修养很好，有一次我去先生家，先生打开了一个很大的包裹给我看，里面是他的祖上，高祖父、曾祖父、外祖父写的扇面，画的画，都是精品。所以，清代的皇族和上层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汉民族的文化，中原的主流文化，是不排斥的，而且非常注重以此来培育自己的后代。如果大家关心历史的话，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皇帝文化修养最好的是两个朝代，一个是宋代，一个是清代。我觉得清代主要是从皇帝开始，到皇族和上层知识分子，对文化修养、文化教育都很重视。所以，从中不难发现，启功先生的家学渊源是很深的。我们看他小时候，十几岁所画的画，他就已经注意到继承与发扬中原传统的東西。

再一个是师承关系。中国历来非常重视师承渊源，即老师、学生的传承关系。有人可能说，启功先生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很小就失学了，他有什么师承关系？启功先生小时候生活非常困难，因为他祖父这一辈家道已经破落了。我们知道清政权到了后来，他们很多贵族也要考科举，像启功先生的曾祖父、祖父也是通过考科举才当了官的。尤其说到他的祖父，他当礼部侍郎时，正好赶上光绪



启功祖父所绘扇面

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去世，他要主持丧事。所以，他大概知道光绪死去的内幕，害怕惹上麻烦，办完丧事就辞职，外放到察哈尔当都统了。到启功先生父亲这一辈，就很没落了，没什么功名。先生一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剩下孤儿寡母，只有先生和母亲，还有一个没有出嫁的姑母。所以，小时候启先生生活很困难，上学也困难。所以过去有人讲启先生是自学成才，可以这么说，他是没有上过大学。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很有名的老师，比如戴姜福老师学古文。戴姜福老师过去是清朝封疆大臣赵尔丰的幕僚，辛亥革命以后到了北京。戴老师拔贡出身，学问非常全面，音韵学、地理学、文字学都很高明，恐怕还是桐城派的嫡系，所以启功先生古文功底非常好。后来他又跟着贾羲民、吴镜汀及齐白石先生学画画，这就是启功先生的简明的师承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当中的师承关系，私塾也好，蒙学也好，有它的精华。我们过去总是在讲，中国的封建教育，如何腐败，如何落后，如何不好，一棍子打死。就像恩格斯讲的，把洗澡水和婴儿一块倒掉。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是有“洗澡水”，有脏的东西，但是它的内核，它的核心，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有精彩的东西。我们可以看看今天的学校教育，再对比那个时候的教育。我近些年在敦

煌学研究中关注这个问题，发现一千多年前敦煌这个地方寺院里的教育都有很多长处。比如，那时候敦煌寺院里的学生，不仅要学佛学，还要学诗词、经济、音乐、舞蹈，甚至学少数民族语言。而且学生很自由，可以写些表达真实情感的打油诗来练习写诗，乃至写诗讽刺僧人老师的言行不一，也没看到哪个老师惩罚他，教学是很民主的。

当时的教学方法也不错，比如让学生读古诗、背古诗，练习写诗。现在我们学校，小学、中学毕业了，连封信都不会写，甚至现在大学生都不会写信，因为太依赖电脑了。我们中华书局有些新来的硕士、博士给作者写信，连信封都写不规范。可是一千多年前的敦煌学校，教学生怎么写书信，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献里有一类就叫“书仪”，就是教学生写书信的。正月、二月、三月，不同时节怎么写，给父母、子女、官方上级怎么写，都有很严格的礼仪规矩。这些东西并不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因为讲礼仪、讲文化是对的。启功先生曾讲过一件事，说收到一个年轻人的信，信封上写着“启功先生敬启”，成了要让启功先生恭恭敬敬地把他这封信打开之意。因为他不了解，信封上的“敬启”和信的内容里面的“敬启者”是不一样的。前不久，我先把三位作家写给我们中华书局一个编辑信封上落款的名字覆盖了一下，然后给书局的年轻编辑们看，让他们辨别一下，哪个信封写得最好、最规范？排次是，最好的是邓云乡先生写的，一位去世了的老先生，他写过许多很有名的书；第二位是一位中年作家写的，已经不太规范了；第三位是现在讲《红楼梦》很火的一位作家写的，写得非常不规范。

我在中学教过十年语文，我常跟学生讲，你们要读古典文学作品，认真读上十几遍，好好体会就是了。中国的诗词，跟别的不一样，中国的方块字的形、音、义本身包含着很多信息。中国古代诗歌的声韵美、意境美就包含在那些高度凝炼了的字词中间，让学生念了这诗之后，让他们自己去体会，然后模仿着写，这样学生无形

中能逐渐掌握中国古代诗歌的很多东西。就怕老师讲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嚼烂了喂给学生，学生还是学不到。我在北师大中文系学习的时候，有一个古汉语老师，给我讲过一句实话，说《离骚》我讲了几十遍，但是如果离开那个注解，今天我还是读不懂。我在当研究生的时候，启先生也给本科生上课，当时我去听他上本科生课的时候，讲到诗词启先生就说，要多读，有个别的字，你们不懂的提出来问，我解释一下，然后你们自己去体会。

一千多年前，敦煌寺院里面的学校就是这样做的。敦煌藏经洞里发现的长诗《秦妇吟》，这是唐代第一长叙事诗，有1600多字。这首长诗曾经失传，随着藏经洞的发现而重现于世。通过研究敦煌保存的十几个《秦妇吟》写本，发现当时寺院是把这首诗作为诗歌教材来教的，那些写本是寺院的学生抄写的。我曾在好几所大学讲到，现在没有一所大学的中文系讲《秦妇吟》全文。现在大家讲振兴国学，这种口号很好，问题是要实践，用什么方法去普及国学知识，去提高传统文化的修养。有的人理解国学就是读经，其实并非如此，它关系到一整套传统教学的方法，要吸取它精华的部分。在座的有些老年人，退休后，希望自己老有所乐、老有所成地学书画、诗词、古典文学。当然到相关大学、学习班去听课是一种学习方法，另外我觉得如果用一些传统的方法（如私塾式的一对一面授）学习的话，效果可能更好。

启功先生讲，他的老师给他讲课看似都很简单，比如讲《论语》，拿出一篇没有标点的《论语》里的文章，让学生先去断句标点，再查古注，查完之后先让学生讲给老师听。倒过来，学生先给老师讲，哪句讲得不对，老师再指出来，这问题就解决了。我们所谓引进国外的方法，其实有些并非真正适合我国的实际。上世纪50年代我们受苏联的影响，当然好的影响也有，但不切中国实际的也不少，什么三段、五段教学法之类的。《启功口述历史》里面就讲到他去中学听《小英雄雨来》示范课的印象。课文写雨来牺牲了，老